

诗人 胡冬

2011年|第三卷

主编：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无法替代

读诗

胡冬 娜夜 杨炼 欧阳江河 孙文波 大解 人邻 颜艾琳 晴朗李寒
吕约 杨勇 李金佳 春树 唐不遇 王东东 肖水 郁颜 何小竹 杨黎
默默 殷龙龙 秦巴子 黄梵 苏历铭 子梵梅 李少君 余怒 海男
徐芳 君儿 阿毛 徐贞敏 哑石 周亚平 王家新 田原 叶辉 歌兰
梅丹理 臧棣 高桥睦郎 杨键 莫非



诗读送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书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诗·无法替代/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354-5255-9

I. 读… II. ①潘…②宋…③莫…④树… III. 诗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2508号

责任编辑:沉河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天问文化传播机构

责任印制:左怡 包秀洋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哈尔滨骅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4.25

版次:2011年9月第一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295千字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银河系

- 001 胡 冬 黄种人的柠檬（12首）
013 娜 夜 春天可以干什么（16首）

穿越词语

- 024 杨 炼 水薄荷叙事诗（四）
034 欧阳江河 痒的平均律（4首）
044 孙文波 他向西，我留在原地（7首）
052 大 解 浮云（4首）
056 人 邻 诗篇（4首）
059 吕 约 雪暂时取代了一切冲动（5首）
063 晴朗李寒 孤独之书（3首）
066 杨 勇 狗年月（3首）
070 [法国] 李金佳 白马（8首）
074 [台北] 颜艾琳 那个叫徐志摩的男人（2首）

八十年代

- 076 春 树 无法替代（9首）
081 唐不遇 与死者谈论河流（10首）
089 王东东 影子与乐器（3首）
092 肖 水 潜行十公里（2首）
094 郁 颜 古人有一颗不朽的心（4首）

六十年代

- 096 杨 黎 远处
100 海 男 水渊源(11首)

- 108 何小竹 屋顶花园（8首）
112 默 默 笛声里的面影（6首）
118 殷龙龙 内心的光明，源于那个爱我的人（7首）
122 秦巴子 反白（4首）
127 黄 梵 东方集
131 苏历铭 行走的涂鸦（4首）
134 余 怒 空虚也罢，糖果也罢（5首）
138 李少君 中年之悟（4首）
141 叶 辉 平衡（4首）
145 徐 芳 去年橘衣，打开它（2首）
147 君 儿 靛蓝之海（4首）
149 阿 毛 绝句（4首）
152 歌 兰 蓝莲花（4首）
154 子梵梅 一个人的草木诗经（6首）

长调

- 158 哑 石 曲苑杂谈
170 周亚平 艺六十九章

外国诗人的汉语诗

- 179 [美国] 梅丹理 在黄昏的窗口边（5首）
183 [美国] 徐贞敏 Jami 轻轻的闪光（4首）

阅读时刻

- 188 王家新 “你静默的远航和明亮的捕捞”

新诗话

- 196 臧 棣 诗道樽言

巴别塔

- 208 [日本] 高桥睦郎 田原 译 高桥睦郎诗选

诗人映像

封面诗人 胡冬 娜夜

诗人绘画与诗人摄影 杨键 莫非

黄种人的柠檬（12首） 胡冬

知音

没有比流水更四川的了。
我指的不是出门遇到老乡，

也不是异国的同行——曾几何时，琴声放纵于政治，英雄煮酒，
所以它断了，在意气的春秋。

阿谀的余音，格外动听，适合炎黄的子孙。幸存，既不是小人，更
不是老人，是从久仰中逃生的

人，对应生疏的明月，园林中，漠然而忧郁的心灵。

没有比高山更峨嵋的了。

啸吟的人，抱琴，登临——哪里有诗，哪里便不会有知音。

达摩在黄河岸边踟蹰

泥沙俱下，堆塑着鹤发的洪水横财
和天堂的童颜。当所有宿迁的不堪都拥挤在
一线壕塹通过——可能通过？
它强大的业力便推来一叶芦苇或蓍草，

以及那腰缠万贯的恣肆：东方，

种种猥崽的俗套。急雨孵出玄黄的蝴蝶，
像日昃的瞳瞳明镜峥嵘普照，它让畿野的葵花
看见它忙着，忙着……诸多文武，
他们谒拜的洪流也勾勒出一个点面，
一个赴汤者，从他眼睑的浓云长出一棵

茂密的茶树：可愈加感激地煎尝着，
他们中的哪一个又不是愈加炎渴？
若似这曳缓而去的滚滚蛇伏，期待有朝一日，
从它那丝丝入扣的，脊骨的锁链挣脱，
合入星垣转圜的瀑布，然后扬颂——

转着，就是坐着；坐着，就是问着；
问着，就是写着；而写着，必将随方言的浊浪激荡，
兑淘出变幻的神通——
既在更新的守望中俯仰芸生大地，
又涕泗横溢，遍嚼着混沌汗涔的器官。

天梯

要有多难就有多难。眼眶内，涩痛的骰子滚动了千年。

这老掉牙的游戏太费神了！
从前，麻衣的长老们曾经吁叹——
既然惆怅的云天之外，仍旧是云天，
就最好藉着仆甯的野火，
让逍遥子把它投向宸极，末端。

谁曾料想，这东西竟似火种一样，
被一双手庇护着，留传了下来。一代又一代，

转眼之间，它又激起新一代登攀。
等到他们终于也厌腻了，倦怠了，
他们的宝贝儿子又已经长大，
并且在游戏机的电闪雷鸣中，跟它较上了劲。

“够了！够了！”唐突的一端，
说不准是哪一家，母亲铺好了床单，不耐烦地训难。

“不！”
哪还有比这更令人眩晕的回答——
声音漠然得发怵，像真的来自高处。
那顶撞的小子连头也没抬，
于是父亲抡过去的巴掌把那玩意儿
一股脑儿扫下了桌面。

接着那辈种闹腾了大半个夜晚。两口子吵了起来。
谁也不管，任随他哇哭着，抽泣着睡熟。

之后他们也不吭声躺下了，熄了灯。
房子黑下来，四面静悄悄的——
静得可以清心长眠，
可以听见泥土下长老们的吃谗。

在地毯的一角，被掀翻的天国反扣着，
华丽的斜面半露半掩——
横裹云霄的血肉，翠绿的蛇儿抿着嘴，
弋游的斗胆啾啾估算。
在它安详的，壑梦的沼泽里，

一截奢欲的梯子直伸上去——
要有多高就有多高。

耶路撒冷夜歌

衰寂的罗盘。麻雀逃离了天线……
孩羔般，夜多舛的轮廓

温顺地注视云端不可一世的披挂：
囤积的，羊毛织成的愤怒。

月影幢幢，屋顶与毗连的屋顶
更似那毁戾下，乱世岩溶的倒映。

薄冰，与炽烈的薄冰之间，
芝麻的心肝，文士的耳朵，倾听

我，必在的歌者，既非公正的役吏，
也不是鸡狗的朋党，却卖弄老年

沙哑的金玉，从高卢直到中原，
我歌唱的部族组成了河岸。

那么，也请容宥我哑然，
让我旅羁的心房意守这大本营，

为一个濯洗的外乡人默祈。

他洗着宇宙年轻的纤尘，
再一次，摸到了天蓝色的肥皂，

于是他接着惬意地唱啊，唱啊……

他断续的歌声穿过城墙，雉堞，
惊醒了胁迫旷野上

那些咸腥的翼翅。
哦！鱼龙的葬身之地——

死海。曙光临照阿拉伯多肉的脸。

五行诗

我们萦怀于心的是爱情
伙伴们或者转向
或者去海上作艰苦的斗争
他们英勇地牺牲
长眠在加拉帕戈斯群岛

Metrophobia

对峙的站台之间，想法相反的生命线！
流浪诗人的吉他
跟他基本的食物，大衣，
还有疲倦的女友
紧挨在一起。倒退的灯光
连接成句子，瓶装水瑟瑟发抖——
最后一趟，从废话的中心，

满载多嘴的人，
地铁，飘向巴黎喑哑的边缘。

Metrophobia——诗歌恐惧症。

盲杵

一手捏着地址，一手试探未知。
——颤抖中，
那凝聚的一点，一滴，
逐渐周密，逐渐圆满，
似乎起源于冰山入神的寒融，
或是自集体宿舍
冷峭的水箱，弹奏着
一个通宵，一个通宵……

趑趄的足音，有节奏的挪移，
似乎周遭的漏洞是可以避免的，
而对疑难的点戳
是在蘸写着——风雪，
行人寥绝的街区，
导盲犬在默默前行……

蛙，蝉，蛾

千万年词语的回旋，像蝌蚪
翻腾、扑朔，是因为永照的幻化之镜
牵连前生后世，更在阑珊处，

倒映出成都……百花潭。
一只蛙叫着：变，但愿我会变，
女娲就使笙簧齐喧，
就运声送气，云梯般
升高太阳的音节，使五色石空悬。

重重灾年，白话开放在种族忐忑的
舌萼间。童年炎热的疼痛壳裂
——梦，风扇，寂寥的
午眠，萦绕着一棵周而复始的树。
一只蝉唱着：变，我真的在变，
婵娟便穿行千里，便设酒
互勉，又以歌代啸——
在盈缺的月德中，共享清晰和健全。

变，难道不是在唇齿击撞的机杼上
梭理出哀怨？而且世代衍繁，
志趣的山河锦绣每一丝都承受着
极限：最终，及最初——
一只蛾飞着：变，我只有再变，
嫦娥才殒竭不朽，才孤绝地活着，
而不在乎时光紊乱的
线轴抛弃了谁，又攫住了谁？

干将与莫邪之歌

熊熊灾戾的中心，哪有无人之境？
所以隐秘的遁词朝着自身敲打，
像加剧世界钉钐的残杀。
在铁匠般固执的熔炉边，

我不懈的命名带着疑难的火焰，
随那海枯石烂的咒诀旋转。

我是剑，还是人？

我想谈的是黑，而我要倾吐的是白。
白得似冰，白得耀眼——
运筹的坤乾在汁液中滚沸，
手甚纤素，骨肉都融，
令我飒爽的锋芒簌簌舞动，
超出了对技艺的畏惧，对败絮的不容。

我是剑，还是柔韧的形体？

许多年来的交困已使人矢愿似铁。
在心所往复的差距和极限之间，
周身的禀赋经受着火炼。
言辞的尖端刺向淬痛的边缘：
你当孤独，我必寂寞，
且会饮这万古的倥偬，生死沦陷其中。

你我是剑，还是莫逆的雌雄？

蚕

古时候，宝宝是一段段姑娘们的戏语，
说着铺天盖地的绿云中
清白而柔和的身体。
缱绻的身体，觉得生来
就飘逸着一股诗意，

觉得词，就是潺潺的吃——
并且好吃，至少在四川人的菜谱里，
滋味的美丽就是地方的美丽。
如今蚕被女人拉扯大了，
如今时候到了，它徐徐摇晃着马头，
咀嚼着，一夜没合眼。
它必须隐身于茧缚的冰雪里，
或云深不知处，
以天生的不屑来表达它饱经的沧桑：

在方言里吐丝，
在普通话里拉屎。

侠隐篇

蜀道之难，反手抒写生存的紫烟。
字的散逸，剑的轻弹，
已不同于绿林里当年深许的誓言，
松针与橡实的襟怀。

崔嵬的西山，阵痛的杜鹃向平原探看。
归期还尚早，主流已化解——
抗击的离堆疏导出割据的天府，
独立的四川。鱼嘴吞咽洪水，

麂子跃过断崖，而谆谆的父老们
在神的茶炊里仿佛等待了
最长的时间，直到母语
又生下母语，在她隐避的有生之年。

黄种人的柠檬

不同的国度生长不同的人，
土地却生长一样的柠檬。

据说如此——

在尼斯，滨海的水果市场上，
新上市的柠檬
堆积着，那么耀眼，
那么灿烂。

一个漫游的四川人停下脚步，
注视着这发现。
他吃惊又迷惑于那熟悉的
色彩和质感。
那黄色的山峰在摊商
毛茸茸的手中削减，
那手伴随着招惹的吆卖声
赶着乞讨的蜜蜂。
柠檬使他遥想家乡的气候，
家乡的人。
在四川红色的盆地他见过如此的出产，
它们一样芬芳、酸涩，
一样众多——他记忆犹新，
凉爽的小径间，
黄色的，错综的手臂忙碌，
柠檬的金字塔一座座
堆积起来。
油绿的果树周围，
稀落着积木般迁徙的蜂箱。

而那些黄色，椭圆的蛋果，
尽管也是产生于家乡的土地，
尽管也是那么新鲜，
那么出色，
却很少在市场见到，
因为它们是从海外移植，
跟地方的口味不合。

黄种人的柠檬：两者皮肤的湿度
改变着气候。
两者明暗的对比
超出了地理学的肤浅。
果实采摘了，他也远走高飞，
在陌生城市熙攘的街区赏忆，闲游。
他想象它们被搬运上
火车，随着货船和机舱
蔓延到异国他乡。
仿佛是同一株柠檬在生长，
他想象家乡辞采的枝叶伸入了
西西里的港湾，
伸入了加州天空的明亮，
想象自己其实跟它们那么匹配。

他抚弄那弹性的外在，
那稍微坚硬的，乳头状的尖端，
那成熟的重量，
仿佛是被自己以精炼的手法，
以独具的匠心创造出来。
他看见阳光刺目的酸痛里，
习以为常的法国人
用力把汁液
挤在烤鲭鱼银亮的皮上。